

行政学研究的生态学取向及其方法论意蕴*

芮国强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摘 要 :在考察生态学发展简史及行政学研究之生态学取向历史演变的基础上 ,在宏观把握生态学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层次性、综合性、进化观原则后 ,从行政学研究的思考方法转换、行政模式多样性与单一性的对立统一两个方面论述了生态学取向的方法论意蕴 ,并就行政学研究生态学取向的定位作了说明。

关键词 :行政学 ;生态学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5092(2005)02 - 0001 - 06

一、生态学发展简史及其研究原则

“生态学 (Ecology)是研究生物及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作为一个学科名词 ,是由德国博物学家恩斯特·赫克尔(E·Haeckel)1866 年在其所著《普通生物形态学》一书中创立的。在 Haeckel 看来 ,生态学是一门关于活着的有机物与其外部世界 ,它们的栖息地、习性、能量与寄生者等的关系的学科 ,“生态学是研究关联的学科”(1) (P.3)。1870 年 ,Haeckel 又详细解释了生态学这一概念 :“我们把生态学理解为与自然界经济有关的知识 ,即研究动物和植物与它们的无机和有机环境之间的全部关系的科学 ,是对 Darwin 所称的生存竞争条件的那种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研究”(2) (P.2)。

生态学在 19 世纪还是一个仅仅在生物地理学领域产生影响、在专业领域之外尚鲜为人知的学科。直到 20 世纪初 ,生态学才逐渐被公认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 ,生态学的发展大致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的生态学 ,主要研究自然条件下的生态现象 ,分散在动物生态、植物生态、海洋生态、湖沼生态等不同领域 ,从个体

生态、种群生态、群落生态、生态系统生态的不同层次描述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现象和规律 ,分析它们的成因并预测它们的变化。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产生了人口、粮食、资源、环境、能源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 ,生态学才开始被看作是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有效工具。生态学家最早认识到全球环境危机问题并发出警告 ,但并未引起广泛重视。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广大公众甚至政治领导人开始意识到“生态危机”、“环境危机”。这时 ,生态学才开始出现于公众舞台 ,成为公共政策和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生态学被广泛看作是一门极有希望去解决各种环境问题的学科 ,一个宝贵的分析武器和一种新的哲学概念或世界观”(3) (P.12)。全球问题对生态学的影响是革命性的 ,它不仅把生态学推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 ,使之成为一门管理地球生物圈的科学 ,而且还为生态学打开了新的视野、新的活动天地 ,以及新的学科关系。因而 ,生态学的现代阶段 ,不仅继续深入研究自然的“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而且还进入了“社会 - 经济 - 自然”(4)复合系统的研究阶段。

在生态学自身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 ,生态学

* 收稿日期 2005 - 06 - 10
本文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基金项目“区域公共管理创新 :模式、机制与路径”(项目批准号 :04ZZB01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芮国强(1970 -) ,男 ,江苏高淳人 ,苏州大学副研究员 ,在职博士生 ,研究方向 :政府理论、行政哲学。
万方数据

还与其它科学,如遗传学、生理学、行为学、进化论等生物学科,农学、林学、地学、海洋学等自然科学,甚至还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美学等社会科学发生密切关系,许多生态学概念和理论被其它学科所运用。可以说,还很少有像生态学这样一门科学,在与人类生存的时空尺度上,在自然、科技、经济、社会等领域,在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从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1987年“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再到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全世界都在讨论与人类生存环境和社会发展有关的重大战略性课题,生态学和生态科学工作者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生态学这个特殊的研究领域,突然以一种即使在我们这个已被打上科学印记的时代也是极不寻常的方式应邀登场,来扮演一个核心的理智的角色。这门学科的影响力之大,简直可以把我们的时代称之为‘生态学时代’了”(5 P.8)。

经过140多年的曲折发展历程,生态学从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发展成为一门把人类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综合性科学。正如著名生态学家 E. P. Odum,在1997年出版的《生态学——科学和社会的桥梁》一书中,称生态学是一门联结生命、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科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时空尺度的宽广性,形成了一系列特殊的研究原则,如整体性、层次性、系统性、综合性、进化观等,引起了科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革命。

1、整体性。每一高级层次都具有其下级层次所不具有的某些特性,这些特性不是低级层次系统特性的简单迭加,而是低层次系统以特定方式组建在一起时产生的新特性。整体论要求始终把不同层次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生态整体来对待,注意其整体的生态特征。我们既要研究“树木”,还要研究其所处的“森林”,同时还要研究制约“森林”和“树木”的一致性规律。

2、层次性。生态学研究各个层次系统与环境的关系。虽然每一生命层次都有各自的结构和功能特征,但高级层次的结构、过程和功能是由构成它的低级层次发展而来的,因此,研究高级层次的宏观现象必须了解低级层次的结构功能及运动规律,从低级层次的结构功能动态中可以得到对高

层次宏观现象及其规律的深入理解。对低层次的运动来讲,其生物学意义也只有以较高的层次为背景,才能看得更清楚。

3、系统性。系统是指具有特定功能的、相互间具有有机联系的许多要素所构成的一个整体。在生态学中,系统观点与层次观、整体论是不可分的。生物的不同层次,既是一个生态整体,也同样是一个系统,均可用系统观点进行研究。系统分析的方法既能区分出系统的各要素,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动态变化,同时又可综合各要素的行为,探讨系统的整体表现。同时,系统研究还必须探讨各组分间作用与反馈的调控,以指导实际系统的科学管理。

4、综合性。生态学是处理复杂问题的学问。任何一个生态过程都不仅仅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因子在起作用,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所以在考虑任何问题时都要用综合的观点。

5、进化观。自古以来,生物在形态、生理和行为等方面的极丰富的多样性都留下了持久的印记。我们只有根据进化的历史,才能弄明白今天所能看到的生物格局的内部和外部原因。因此,必须从进化的观点出发来理解生态学。

整体性是生态学最重要的特征。生态学的整体性旨在表明,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使生态系统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生态系统层次结构的等级性、组织性、有序性和动态性,都是整体性特征的外在表现。B. 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中,把生态学的整体论思想概括为四条基本法则(1)每一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2)所有事物都必然地有其去向(3)自然界最懂得自然(4)没有免费的午餐^[6 P.25-37]。

二、行政学研究之生态学取向的历史演变

纵观行政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生态学取向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行政学研究的领域中开始出现,并且在20世纪60、70年代达到了其发展的第一个颠峰,其标志即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行政生态学的产生。

生态学理论和方法向行政学的渗透源自 J·M·高斯等人。高斯教授1936年发表的《美国社会与公共行政》提出了行政管理与行政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1945年后他在塞拉马大学作了一系列讲演,详尽阐述了运用生态学方法研究行政

管理的问题。1947年他又发表了《政府生态学》，强调了外部生态因素对行政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当时高斯等人的理论和方法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在对新出现的民族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同时，也提供了政治“援助”——按照西方的模式，帮助这些国家建立起一套“西化”的行政制度。西方的行政体制、行政方法、行政技术以及文官制度等在这些国家迅速建立起来。但不久以后人们便发现：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这些制度在发展中国家收效甚微，以至于毫无功效。这一现象引发了西方学者的思考。1961年，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弗雷得·里格斯(Fred W. Riggs)发表了《行政生态学》一书。随后几年里，里格斯又相继发表了《发展中国家的行政：棱柱型社会的理论》、《泰国：一个官僚政体的现代化》(1965年)、《发展行政的新领域》(1971年)、《重访棱柱型社会》(1973年)等。在这些论著里，里格斯从比较的角度，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行政问题，创立了以生态学方法研究行政管理的新的行政理论体系，使行政生态学成为一门新的系统学科。

所谓行政生态学，指的是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主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社会圈的相互关系的方法，即通过生态系统的模拟来研究行政生态系统^{[7] (P.28)}。里格斯的《行政生态学》出版后，在东方国家的行政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印度亚洲出版社在该书出版后很快就出版了英文版。我国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78年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台湾学者彭文贤于1988年出版了《行政生态学》专著。我国的许多行政学者也在其著作中提到了行政环境问题，如李方等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基础》，黄达强等主编的《行政管理学》，王沪宁、竺乾威主编的《行政学导论》等书都涉及了这一问题。目前各国都比较重视行政环境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摩洛哥开会，专门讨论如何使公共行政适应不同文化环境的问题，鼓励专家学者深入探讨行政生态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一些学者常常有意无意地将行政生态学和生态行政学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地等同使用。事实上，尽管行政生态学与生态行政学都是行政学与生态学相互联姻、相互融合的产物，但生态行政学与行政生态学却是两个有着完全不同含义、存在严格分别的

万方数据

概念，在学术研究中不能不加区别地相互替代或等同使用。如前所述，行政生态学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公共行政的结果，它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主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其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即通过生态系统的模拟来研究行政生态系统。在行政生态学这一概念中，“生态学”是主题词，行政是限定生态学之领域的，也就是说行政生态学是关于行政生态的科学。行政生态、行政环境是指“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之总和”^{[7] (P.31)}。行政生态学运用生态学的、系统的方法来研究行政环境、行政生态。而在生态行政学这一概念中，“行政学”是主题词，生态是限定行政学之领域的，也就是说生态行政学是关于生态行政的科学。生态行政也称之为生态行政管理，是指“政府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遵循生态规律与经济社会规律，依法行使对生态环境的管理权力，全面确立政府加强生态建设、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安全的职能，并实施综合管理的行政行为”^[8]。生态行政也可称为“绿色行政”。所谓“绿色行政”，就是对环境友好的行政，其核心和基本目的是政府部门“通过制定科学的、符合生态规律的发展方针、发展战略、发展对策和发展规划，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环境友好的管理措施与技术措施，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9]。从这一意义上说，生态行政又可称为“环境行政”。生态行政学运用哲学的方法、文化学的方法、制度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生态环境、生态行政问题。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行政生态学是关于“行政的环境”的科学，而生态行政学则是关于“环境的行政”的科学。从学科性质及其归属来看，行政生态学是生态学的分支学科，而生态行政学是行政学的分支学科，属于部门行政或专业行政的范畴。

三、行政学研究之生态学取向的方法论意蕴

如前所述，行政生态学是运用生态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的结果，是行政学与生态学相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从这一意义上说，生态学理论与方法拓宽了行政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行政学的研究内容。但是，我们认为，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向行政学的渗透更为重要的是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指导意义。诚如徐中奇所指出的：“行政

生态学把行政系统作为一个‘有机体’，注重这个‘有机体’与周围环境的‘互动性’，偏重于运用生态模拟的方法，建立行政模型，这对我们研究行政管理学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它摆脱了在行政系统内研究行政管理的窠臼，开创了用系统全面的观点研究行政管理的新时代。^[10]里格斯提倡的理论和方法是我国行政学研究可以借鉴的。

从哲学观的层面上来说，生态学取向是系统论和有限相对论在行政学中的反映。一方面，行政生态学把行政系统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视为有生命的系统，从而运用生态系统的观点，理解和把握行政系统的内在结构和联系，以便更科学地认识行政现象。因此，整体观方法论是行政生态学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德国生态哲学家汉斯·萨克塞认为，生态学的考察方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克服了从个体出发的、孤立的思考方法，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通过对生态系统各构成之间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关系的研究，生态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具有统一性、和谐、相互联系、多样性和稳定性的自然界。整个生态系统犹如一张“无缝之网”，人和其它生物都是网上的一个“节”。其实，受生态科学思想方法的启迪，整体关联的世界观早已引起生态哲学界的广泛注意。奥地利生态哲学家弗里特约夫·卡普拉敏锐地指出，当代人类和大自然正在经历的空前的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并非如常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现代工业和现代技术发展的必然后果。他认为，正是基本上还生活在中世纪的笛卡尔和牛顿所创立的世界观和科学模式，才导致了现代人类文化价值的失衡，从而导致这场遍及全球的人类危机。卡普拉揭示了笛卡尔——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对于现代人类危机的根源性：笛卡尔以清楚明白和确定性原则奠定了绝对知识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还原主义的推理分析方法。还原主义的分析推理方法是一种强调人与自然分离，把整体的事物分割成局部，并不断地进行还原，事物的部分决定着整体性质的认识方法。它强调整体的部分性而不是部分的整体性，以部分为首要、整体为次要，整体的动力学实质来源于部分的特性而不是部分的整体性。它试图通过对事物局部的深入认识去寻求基本规律，主张用因果决定论的线性思维方式去获得确定性的知识。这种方法产生了最根本的分裂，即心物二元论，由此产生出一系列的分裂和对

· 4 · 万方数据

抗，如个人与群体、男人和女人、竞争和合作、理性与直觉等。卡普拉进而认为，现代社会是由笛卡尔——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支撑着的，它与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所揭示的世界观是不一致的。这个社会是病态的，它的种种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就是机械论的世界观。要改变现代社会的危机局面，就必须超越旧的世界观，而转向一体化宇宙的、生态学的世界观，并在新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去进行一场真正意义的文化革命。综观20世纪以来的生态学研究，它呈现出一种新的世界观：整个世界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整体与部分的区别只具有相对意义，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才是更基本的。这就把还原论所理解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在还原论的世界观中，整体的特征取决于部分的性质。整体论的世界观则恰恰相反，部分的性质由整体的动力学性质所确定。整体的动力学是首要的，部分是次要的。结构不再被看成是基本的东西，而是基本过程的表现形式，而且结构与过程最终也是一种互补关系。因此，生态学对思维方式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一切现象之间都存在一种基本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2）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过程与事物本身同等重要。可见，生态学强调的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方式。

用生态的、整体的世界观看待行政现象，认识、分析行政现象，应该看作是行政学领域的一场文化革命。在方法论意义上说，“真正唯一的历史是全部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诸如此类。历史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用整体观的生态学方法来看行政现象，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按照J·M·高斯的观点，“公共行政生态学包括对人、地区或财产、人所期望的自然和社会技术、思想、个体和紧急状态的研究。”^{[11] (P.9)}根据这种观点，行政生态学认为，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公共行政，不应该仅局限于行政系统本身，而应跳出行政系统，从整个社会大系统来考察行政，亦即考察一国的行政与该国的行政环境的关系。据此，行政生态学的奠基人里格斯把行政生态学定义为“自然以及人类文化环境与公共政策运行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形”的科学^{[12] (P.19)}。跳出传统行政学狭窄而封闭的视野，站在行政生态学整体观方法论的制高点，从行政

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经济结构、文化心理、历史传统等的相互关系中研究行政^[13],俯瞰行政现象,就会看到一个不同以往的,与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乃至人化的自然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行政现象,这就把行政现象从孤立状态“移入”到它本应深处其中的、复杂的社会之网中,也就是把行政现象这一传统行政学中的孤立的“绳扣”,放回到它本来的、社会之网的“网结”地位中去,从而使既往行政理论难以解释的行政现象,得到全新的整体性说明。

另一方面,行政学研究的生态学取向又主张行政现象和行政行为的地域性和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是对应的,从而消解了当前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模式上存在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对立。现代生态学研究表明,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因素。物种越丰富、每一物种的个体数量越大、环境条件越复杂,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就越大,稳定性也就越大。著名生态学家E·奥德姆把生物物种间相互作用的多样性分为两类:①负相互作用,包括捕食、寄生、抗生作用;②正相互作用,包括偏利作用、合作和互利共生^{[14] P. 206}。在这两类作用中,互利共生是两个相互作用物种最强的有利作用方式。将多样性和共生概念作为基本前提,将其从自然生态系统扩展到人类社会进而再扩展到行政系统,可以看到,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和人类文化形式的多样性是社会进步的标准,而简单的趋同则只会导致社会的倒退。第二部分我们对行政生态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的阐述很好地说明了行政制度安排多样性及其相互之间互利共生的良性关系。

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范围内的行政传统和模式是多样化的,而不是单一的。诚如美国著名政治和行政学家达尔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包含着许多历史事件、创伤、失败和成功的结果。这些结果反过来创立了特殊的习惯、习俗、制度化和行为方式、世界观甚至民族心理。人们不能认为公共行政学能够摆脱这些条件作用的影响,或者认为它能以某种方式独立于和隔离于它在其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15] P. 161}然而,在当代全球化的行政改革浪潮中,却出现了政策趋同的迹向,

即当代各国在行政改革的总方向和主要措施上有趋于一致的迹象。私有化、市场化;合同出租、公私合作与竞争;放松管制、卸载与职能优化;规模缩减或规模适度化;分权化、管理者自主权;结果为本、绩效预算;经济、效率意识;服务为本、顾客取向等管理原则和相应的管理技术,在实践中似乎表现出超意识形态、超越国家和行政传统、超越发展阶段的普遍适用性。由此产生了改革措施与行政环境适应性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彼得斯注意到了环境多样化和政策趋同所隐含的矛盾,他对此评论道:“我们也许仍旧要考虑罪与罚相当的问题,也就是手段与目的的匹配性问题。”^{[16] P. 38}

由此看来,行政学研究的生态学取向之哲学观包含着整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它对多样性的承认符合行政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特征,这就不会将行政学的整合弄成简单的划一;另一方面,它对整体性的肯定为实现行政学成为一门统一学科的要求提供了可能性。因此,生态学取向是处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之下而在具体的整合方法之上的整合途径的中间层面。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日益受到关注的行政学方法论,行政学研究的生态学取向只是一种“思考方法”的转换和改造;行政学在借助生态学从事研究时,只是采取它的精神与方法,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生态学的具体研究方法 with 理论。行政生态学研究方法的意蕴集中体现在类比性、提示性等两个方面。所谓类比性,是说将行政制度比做生态学的生命机体,而社会则为其环境,然后沿用生态学的原理来研究行政管理与行政环境的关系;所谓提示性,则指采取生态学的精神于行政研究之上,其重要之点是认为:假如我们能指证形成和改变行政制度的周围条件、影响力和各种力量,并且依其重要性加以排列的话,那么我们对于官僚制及其社会制度的探讨上,将可获得更佳的了解。由此可见,行政学研究之生态学取向的主旨,在于采取生态学的精神与方法来研究行政制度与其环境之关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得到如下结论: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向行政学的渗透更为重要的是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指导意义,而非其他。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德]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万方数据

[2] McIntosh , Robert P. 生态哲学概念和理论的发展[M]. 徐嵩龄译.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3] 沃斯特. 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4] 马世骏 王如松.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J]. 生态学报 ,1984 (9) :1 – 6.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生态学——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7.

[6] 巴里 · 康芒纳. 封闭的循环——自然、人与技术[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7] 王沪宁. 行政生态分析[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

[8] 高小平. 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强生态行政管理[J]. 中国行政管理 ,2004 (5) :45 – 49.

[9] 杨作精.“ 绿色行政 ”与 ISO14001 环境管理[J]. 环境保护 ,2001 (10) :5 – 6.

[10] 徐中奇. 行政生态学研究述评及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发[J]. 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1999 (4) :26 – 29.

[11] 约翰 · M · 高斯. 公共行政学的思考[M]. 阿拉巴马 :阿拉巴马大学出版社 ,1958.

[12] 转引自彭文贤. 行政生态学[M]. 台北 :三民书局 ,1988.

[13] 唐兴霖. 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述评[J]. 新华文摘 ,2001 (1) :166 – 170.

[14] E · 奥德姆. 生态学基础[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15] 罗伯特 · 达尔. 公共行政科学 :三个问题[A]. 彭和平 ,竹立家. 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C],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16] 盖 · 彼得斯. 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新思维[A]. 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 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C].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8.

Ecology – orientated Approach in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RUI Guo-qi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 Suzhou University , Jiangsu Suzhou 21502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y of ec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y – orientated approach ,this essay ,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integration , systematization , organization and evolution ,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cology – orientated approach ,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llustrates the position of this approach in the academic field in terms of the law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Keywords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 ecology , methodology